

编者按

有谁曾想见，在海南岛，尤其是琼北地区，曾经种植过小麦等耐寒、耐旱的谷物？如果不是地方志书和先贤诗文还在说话，今人恐怕难以想象明清时期琼州麦浪滚滚的景象。为什么当年能种麦，而现在却不行了？

原来，使农作物发生变迁的，不光有地理因素，还由于气候变化。



11月14日，无人机拍摄的陕西西安神禾原冬小麦。 新华社发

槟榔树下麦浪翻

明清『小冰期』海南下过雪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大片田野，金色麦浪在微风下翻滚，麦穗互相抚触，在哗啦啦轻声歌唱。农夫挥汗如雨忙割麦，掩不住丰收喜悦。田边几株高大椰子树，树荫下三三两两的农妇携着午饭走来。不远处就是村子，被郁郁葱葱的槟榔林掩盖，村头两株木棉树鹤立鸡群，火焰般的大花早已开罢，满树是半尺长的饱满棉骨朵，不久就要绽放出白絮了。

端午节后的海南，一片早造丰收景象。

且慢！“麦浪滚滚”，不是稻浪滚滚，这真是海南吗？

定安举人王仕衡成功试种

琼北很多县，在明清几百年的漫长“小冰期”都普遍种有麦子，农民因此大受其利。不过，这种麦浪与槟榔“同框”的神奇场景，没有一张照片能留存下来，因为清末后东亚气候开始变暖，海南不能再正常生产麦子了，时至今日，“麦浪与槟榔”共存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。

明代可不一样，这得从定安县一位举人出身的乡贤王仕衡说起。他在北方为官二十余年，其中十年在山东青州，官至正五品的“王府长史司右长史”，级别相当于琼州府同知。自幼家贫，不但奋发读书，而且始终留心考

察农业。正德前期他丁忧回乡守孝，写了一篇《劝喻乡里种麦文》，大力劝定安乡亲种麦，还向大家向中原先进农耕区学习，勤耕耘、多积粪、夺高产，过好日子。

王仕衡的劝种麦文约3000字，载于正德《琼台志》。除了麦，对农事还多所论述，而且都内行，堪称海南现存方志中最详尽的“农政书”。

王仕衡指出，看到老家只有稻子一种谷物可种，“正统间才添一鸭脚粟”，品种单一，受自然条件制约民生艰难，心里很不安。他说，旁边澄迈县早都种麦了，定安当然也可以种啊。种小麦有多好？“每年春夏之间，旧谷既没，新谷未种，天特生麦以济缺乏，使我人民吃此麦饭，种此禾稻，循环接续，常得饱足。”

王仕衡说，自己家前年秋天就开了块田，种下一升麦种，“及熟之日，形色全与青州好麦一般”，非常可喜。种麦容易而省力，干手净脚，“种于干地，手中不沾泥水，锄块而作孔亦可种，犁地而撒种亦可种，是麦之事甚易也”。

二月种、五月收，“以霜冷占麦”

其实对海南而言，更重要的是由于冬春两季雨水不足，灌溉有限的稻田，早造是无法投产的，而抗旱力强，二月种、五月收的春小麦却正合适。良田由此实现麦稻连作，大大提高了复种指数；而且条件一般的缓坡地，也能种植。

定安地处内陆，信息较为闭塞，开展种麦比较迟。《琼台志》

载，此前沿海地域已有“麦，产琼山、澄迈、陵水”，而且早就形成农谚“以霜冷占麦”，哪年霜越重、越冷，下一年麦子就越丰收。同时，南温带适宜的谷类如荞麦、狗尾粟（黍和稷，俗称都是狗尾粟）、鸭脚粟等，明代海南都有栽培。

历史上“救人无数”的重要薯类作物甘薯和马铃薯，分别在16世纪末、17世纪初才传入我国。在此之前，抗逆能力强的旱地谷类作物——大麦、小麦进入海南，无疑对民生起了重要的补救作用。

海南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种麦？史料不全，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早于南宋。因为这与东亚的千年气候变化密切相关。

南宋之前，我国总体属于温暖时期，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℃；而南宋之后开始转入寒冷期，平均温度低于现代1℃。当前这次愈演愈烈的温暖期，只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。学界这个判断，有大量包括古树年轮在内的实证根据，没有争议。

春秋时“生于淮北则为枳”的柑橘，到温暖期的唐代却可以在长安结果。至于岭南，唐代《岭表录异》载“广州地热，种麦则苗而不实”，麦苗长势很欢，但只能当草料喂牛羊，更别说海南了。

元明清都在寒冷期。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万州下了海南有记载的第一场雨雪，时人咏诗道“霎时白遍东山路”“槟榔落尽山头枝”；100年后的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，琼北“冬大寒异，百物凋落，六畜冻死”。有人分析，海南此次寒周期的盛期为清前期的1662—1768年。

清末“唯有小麦一种”

查地方志，琼北各县直到晚清都有麦子栽培，或许重要性已下降。记载略有差异，应该是各自的采访实录——

道光《琼州府志》：“麦之类三，曰大麦、小麦、荞麦。”

康熙《定安县志》：“有黍、有稷、有麦。黍有二种：曰金黍、牛黍。稷有二种：曰狗尾粟，粒如黍而小，粘者佳，曰鸭脚粟。麦有二种：曰大麦、小麦，惟琼山、定安、澄迈有之。”

光绪《定安县志》：“麦亦有二，曰大麦、小麦，二月种，五月收。”

康熙四十九年本《澄迈县志》：“麦二种：曰大麦、小麦。”

康熙《文昌县志》，物产词条也列有麦。

康熙《儋州志》：“麦，有稷、糯、珍珠（这里疑误录了狗尾粟的品种——作者注）、荞麦数种。”

咸丰、民国两版《琼山县志》：“麦之类，唯有小麦一种。”

至于纬度较南的万州、陵水，清代已不见麦子的记载。

当代我国麦产区南缘，大致在北纬24度一线，即湖南、江西南部。贵州地势高，所以纬度可以更南一些。半个世纪前，广东韶关有人种小麦正常收获，现在不知还有种不。海南全岛几乎都在北纬20度以南，岛民“生不识麦，死不见霜”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了，哪会想到老祖宗曾经“以霜冷占麦”？

谈到麦浪与槟榔“同框”，想到旧日广府家喻户晓的童谣：“月光光，照地塘，年卅晚，摘槟榔……”广州怎能种槟榔，莫非童谣是唐宋传下来的？

这个念头未必荒唐。唐代既然广州热到小麦不能结实，明清琼北与陵水小麦却能丰收。那么请问，明代海南是不是还有槟榔？回答当然是“有”；那么比明清海南还热的唐宋广州，是不是也可以有？

当然，这只是个看去合乎逻辑的假说，要确认，还得找到证据。不过无论如何，麦浪与槟榔“同框”的史实说明：只要稍加“穿越”，原来气候可以如此神奇！

气候变迁导致农作物变化，在海南古籍里得到了确切的落脚点。☑

很难想象海南岛北部也曾有过麦浪滚滚的景象。图为初夏时陕西宝鸡市郊的麦田。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